

张吉梁寻求帮助

2014年5月29日

作者：张吉梁 Zhang Ji Liang （简称张，Zhang）

电子邮箱：Leozhang8@126.com

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ozhang68>

张吉梁于2014年5月21号将“2011年底的新加坡地铁南北线故障极可能是李显龙人为制造”，以及“Zhang Ji Liang, 一位JVC KENWOOD公司的前受害雇员，向公众寻求捐赠与帮助”两篇文章的中英文双语文档发送给了2000多个新加坡人的电子邮箱。这2000多个电子邮箱是张吉梁在网络上搜集的，包括大学教授，研究员，私人企业从业人员等。

这两篇揭露新加坡领导人以及政府丑闻的文章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制造了一些麻烦。李显龙在尽最大的努力防止这两篇文章在新加坡传播开来。张吉梁也曾试图在近日把这两篇文章发在网络论坛上，比如华新网，狮城华人网等网络论坛上。但是华新网和狮城华人网等论坛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严密监控，张吉梁刚将文章发出去，就遭到了删除和封号的处理。很明显新加坡政府已经派人控制了这些论坛的服务器。

现在，张吉梁担心李显龙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报复张吉梁。张吉梁只不过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李显龙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派遣新加坡特工到中国来杀害张吉梁以及张吉梁的家人。李显龙能查到张吉梁的家庭住址等私人信息。所以，现在张吉梁很担忧自己以及家人的安全，张吉梁希望通过网络寻求帮助。张吉梁希望中国的网络媒体将新加坡领导人以及政府的丑闻曝光。并且张吉梁希望中国政府能出面来保护张以及家人的安全。

以下是张吉梁发的两篇文章的全文。

2011 年底的新加坡地铁南北线故障极可能是李显龙人为制造

作者：张吉梁 Zhang Ji Liang （简称张，Zhang）

电子邮箱：Leozhang8@126.com

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ozhang68>

2011 年 12 月 9 日和 12 月 12 日，张因为工伤向 JVC KENWOOD 公司的新加坡子公司索赔 7000 万新加坡元。JVC KENWOOD 公司以及可能的其他日本公司，如 SONY, Panasonic, Toshiba, Hitachi, Fujitsu 等，可能联合起来寻求对策。这些日本公司很可能施压新加坡政府。于是李显龙人为制造了 2011 年 12 月 15 日以及 12 月 17 日的地铁南北线故障，以此来警告张，让张对索赔事宜闭嘴。所以地铁南北线故障极可能是总理李显龙一手人为制造。

据张所知，新加坡的很多日本公司相互关系很密切。并且这些公司和新加坡政府的关系也很密切。新加坡的政治和管理很简单，就是李氏父子说了算，典型的世袭和独裁政府。李家就是新加坡的皇帝。地铁故障后假装去做调查，表明了李显龙的虚伪。

如想知道详情，张吉梁是谁，工伤是怎么回事，请看张吉梁的文章：

Zhang Ji Liang, 一位 JVC KENWOOD 公司的前受害雇员，向公众寻求捐赠与帮助

Zhang Ji Liang, 一位 JVC KENWOOD 公司的前受害雇员, 向公众寻求捐赠与帮助

2012 年 1 月 6 日

摘要: Zhang Ji Liang (简称 Zhang) 在 2009 年 10 月到 2010 年 3 月期间为 JVC KENWOOD 公司工作时在新加坡受了伤。 JVC KENWOOD 公司直到现在一直试图隐瞒损伤的事实。该公司联合并且利用很多第三方机构包括新加坡政府以及其他的公司, 来强迫 Zhang 对他的受伤事宜保持沉默。JVC KENWOOD 公司的行为严重伤害了 Zhang 的利益和情感, 并且给 Zhang 带来了巨大的永久性的身体损伤以及精神损伤。Zhang 试图在 2011 年 12 月 9 日到 2011 年 12 月 20 日期间与 JVC KENWOOD 公司就受伤事宜进行对话, 但是该公司的态度非常冷漠和消极。在对话的过程中, 该公司进一步伤害了 Zhang。现在, Zhang 希望得到公众的捐赠与帮助。

除了 JVC KENWOOD 公司, TDK-EPC 公司和新加坡政府外, 还有一些其它的公司参与其中。其它的公司多数是日本公司, 包括 SONY, Toshiba, Panasonic, Hitachi, Fujitsu, Mitsubishi Electric, 等等。甚至一些日本的汽车制造商也参与其中。Zhang 相信 TOYOTA 和 Mitsubishi Motors 也是参与者。汽车电子产业将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联系起来。所有提到的日本公司在新加坡均有分公司。所有这些公司和新加坡政府勾结起来向 Zhang 施加压力让 Zhang 闭嘴。

Zhang Ji Liang 的简要介绍

Zhang Ji Liang, 男性, 1984 年出生于中国湖北省, 于 2002 年至 2006 年在浙江大学学习并得到学士学位。2006 年, Zhang 去了新加坡, 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2007 年 12 月 Zhang 得到硕士学位。之后他在新加坡的一家本地科技公司工作, 职位是工程师。在加入 JVC KENWOOD 公司之前, 在受伤之前, 他曾经非常开心和幸福。

目录

第一部分 捐赠的方法和细节

第二部分 受伤的细节, 与公司的对话, 以及更多秘密地下的相关信息

第一部分

捐赠的方法和细节

通过银行汇款:

帐号信息:

帐号 1:

收汇人帐户户名: Zhang Ji Liang
收汇人帐号: 6222-0218-1000-34**-***
收汇银行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

帐号 2:

收汇人帐户户名: Zhang Ji Liang
收汇人帐号: 17-2268-0046-****-***
收汇银行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

帐号 3:

收汇人帐户户名: Zhang Ji Liang
收汇人帐号: 456-3517-6053-****-****
收汇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

联系号码

155-71*****

159-26*****

除了通过银行汇款来捐赠之外,你也可以使用其他方式来捐赠。你可以发送短消息到上面的电话号码来询问详情。

谢谢。

Zhang Ji Liang

第二部分

受伤的细节，与公司的对话，以及更多秘密地下的相关信息

损伤是在 2009 年 10 月底在新加坡发生的。受伤之后，公司使用了尽可能多的方法让我闭嘴长达两年多的时间。我试图就受伤事宜在 2011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五与公司进行对话。我写了几封电子邮件信给公司。受伤的细节可以从这些电子邮件信里面找到。

第一封信 “来自 Zhang Ji Liang 的工作场合的损伤赔偿要求信”

来自 Zhang Ji Liang, 一位前 KENWOOD 公司受害雇员的工作场合损伤赔偿要求信

2011 年 12 月 9 日

摘要: Zhang 先生在 2009 年 10 月到 2010 年 3 月期间为 KENWOOD 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工作时受到了由公司导致的损伤，但是公司一直试图隐瞒损伤的事实，直到现在。公司的行为严重伤害了 Zhang 的利益和感情，并且给 Zhang 带来了巨大的身体上的损伤和精神上的损伤。现在，Zhang 要求 KENWOOD 公司赔偿 Zhang 的损失。

你好 A 先生,

&

给 KENWOOD 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雇员，经理以及主管：

我没有回复你 CPF 返款事宜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中国疗伤和恢复。为什么我需要在中国疗伤和恢复呢？是因为当我在为你的公司，Kenwood Electronics Technologies (S) Ptd Ltd, Kenwood 公司的新加坡子公司工作时而受到的损伤。

所以，大概我们应该先谈谈这个损伤的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当我在为你的新加坡公司的研发部门以电路工程师的身份工作时而受伤的事情。这个伤是当我将一个频谱分析仪（一种电子测量仪器）搬到工作台的架子上时，由 B 先生（在受伤发生时，B 先生是你公司的雇员，一个高级电路工程师，并且是我的前主管）直接导致的。

因为 B 先生突然从另一侧猛拉频谱分析仪，我的左手拇指被频谱分析仪弄伤。B 先生是故意那样做的。在受伤后，你公司里面没有任何人给我任何解释，道歉，或者安慰，包括 B 先生。

这个伤是 2009 年 10 月底的一天早上发生的。地点就是公司里我和 B 先生工作台的后面。

因为 B 先生、C 先生（当受伤发生时，C 先生是研发部的经理）以及公司（包括其他的部分公司雇员，经理以及一封由公司提供并且强制要求签署的保密信。那封保密信要求我不要泄露任何关于工作的事情。我认为那封信对我受伤的事情，实际上是一封“恐吓信”。因为按照那封信的要求，我不能把我被公司弄受伤的事情告诉任何其他人。）给我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我没有也不能把受伤的事情告诉任何其他人。我的损伤马上变成既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但是因为公司不断地给我施加压力，我没有也不能意识到我精神上所受到的损伤。因为公司持续地给我施加压力，我的损伤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严重，一直持续到 2010 年 3 月时我离开公司。

现在，我认为我的损伤已经变成了非常严重的永久性的精神损伤或者精神疾病。在这样的精神损伤或疾病下，在受伤后的近两年的时间内我没有也不能从事工作。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让心理从伤害中恢复到了一种相对镇定的状态。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我处于一种绝望的生活状态，我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和担忧，并且我不知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这种恐惧，担忧和精神损伤或疾病非常有可能将伴随我的余生。

所以，我要求你的公司，KENWOOD 公司补偿我的损失，补偿我因为你公司导致的损伤而造成的损失。

我要求五千万新加坡元的总的赔偿金额，用以赔偿我受到的损伤，包括自从 2009 年 10 月起，由你公司导致的身体上的损伤以及精神上的损伤，以及在未来极大可能伴随我余生的永久性损伤。

另外，我要求你公司就我的伤害事宜给我一封书面的道歉信。

我，Zhang Ji Liang，强烈要求你的公司，KENWOOD 公司认真严肃对待我在这封信上的损伤赔偿要求。

如果我的损伤赔偿事宜不能在一个月內（从这封信的日期开始计算）在我以及你公司的协商下解决，或者，我在一个星期內（从这封信的日期开始计算）没有从你公司得到任何回应（邮件以及电话），我会采用其他方式包括起诉你公司来让我的损伤事宜得到解决。

我保留将我的详细损伤事宜公布于包括电视，网站以及报纸等世界范围内的媒体的权利。我会不断地从各方面寻求办法，直到我的赔偿事宜得到解决。

Zhang Ji Liang
2011 年 12 月 9 日
电话：XXXXXXX

备注： A 先生， B 先生， C 先生代表三位 KENWOOD 公司的雇员， 曾经的雇员或者现在的雇员。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

我在 2011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五把“来自 Zhang Ji Liang 的工作场合损害赔偿要求信”发送给公司后，我打电话给公司。但是公司的态度非常消极和冷漠。我决定写第二封信“关于 Zhang Ji Liang 伤害赔偿的第二次要求”

第二封信“关于 Zhang Ji Liang 伤害赔偿的第二次要求”

关于 Zhang Ji Liang 伤害赔偿的第二次要求

2011 年 12 月 12 日

给 JVC KENWOOD 公司的上层管理者：

我，Zhang Ji Liang，再一次要求你的公司，Kenwood Electronics Technologies (S) Ptd Ltd, 以及总部位于日本横滨市的总公司 JVC KENWOOD 公司， 严肃地，没有任何故意拖延地对待我的伤害赔偿要求。

因为你公司持续的漠视和消极的态度，我要求两千万新加坡元的附加赔偿金，现在我要求你公司赔偿的金额是七千万新加坡元。

如果你的公司继续对我的赔偿要求持漠视和消极的态度，我会进一步增加我要求的赔偿金额，并且我将开始采用其它可能的方法来应对你公司。

我强烈要求你的公司，JVC KENWOOD 公司尽快对我的伤害赔偿事宜作出决定。

JVC KENWOOD 公司是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但是当人们如果知道享有盛名的这家跨国公司摧毁了一个年轻人才的一生时，他们会怎么想呢？这个年轻人才拥有中国顶级大学的大学文凭以及新加坡顶级大学的硕士文凭。这个年轻人才本应该有一个光明的职业生涯和幸福的个人生活。但是因为由 JVC KENWOOD 公司造成的伤害，一切都被毁

掉了。因为受到的伤害，这个年轻人才在未来将不能再从事工程师的工作，一个他受伤前梦想的职业。甚至，这个年轻人才因为他记忆里永久性的伤害，在未来将不能从事任何的工作。

因为公司造成的伤害，对于这个年轻人才，有多少年的教育被毁掉了？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4年），硕士（1年半）。总共是17年半的时间。不光是这个年轻人才所受的教育被毁掉了，伴随着这17年半教育的快乐生活和快乐回忆也都同时被毁掉了。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年轻人才的前27年生活都被毁掉了。

这个年轻人才今年才27岁。如果因为受到的伤害，这个年轻人才的前27年时间都被毁掉了，那么对于这个年轻人才来说，还有什么东西剩下呢？

这个年轻人才的一生都被 JVC KENWOOD 公司毁掉了。这就是这个年轻人才需要面对的伤心事实。

这个年轻人才，不敢面对受到的损伤以及那个伤心的事实，直到今天。在受到伤害后的过去两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尽他最大的努力来避免面对损伤以及那个伤心的事实。他一直尽他最大的努力来积极地生存。是的，他确实生存下来了，尽管他一直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损伤以及由精神损伤带来的身体损伤。他确实活下来了，尽管因为由 JVC KENWOOD 公司造成的损伤，他曾经想自杀想过两（2）次以上。他还活着，因为他很坚强，也很勇敢，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依然是美好的。

今天，这个年轻人才，终于敢于面对受到的损伤以及那个伤心的事实，敢于和 JVC KENWOOD 公司这家公司对话。现在，这个年轻人才要求得到 JVC KENWOOD 公司的解释。他要求 JVC KENWOOD 公司为公司给他带来灾难这件事情负责。他要求 JVC KENWOOD 公司提供伤害赔偿以及道歉。

这个年轻人就是 Zhang Ji Liang 先生，JVC KENWOOD 公司的前受害雇员。

Zhang Ji Liang
2011年12月12日

更多秘密地下的相关信息

我是在新加坡的时候发送上述的信件。在 2011 年的 12 月的新加坡，我租了一套房里的一间房，我和房子的房东一起住。房东住在房子里的其他房间里。房东和房子的其他租客很可能被公司以及政府所控制。新加坡很小，所以公司和政府很容易就知道我住在哪。房东和其他的租客不断地给我用制造噪音，言语等手段给我施加压力，试图改变我的想法，摧毁我的意志。房子的邻居很可能也被控制，因为他们知道我住在那。当我乘坐电梯时，我会遇到奇怪的人。这些人以一种方式或其他方式给我压力，试图让我放弃。甚至我住处周围的便利店也被控制。当我去便利店买东西时，便利店的店员也给我压力。这些人都认识我了。他们很容易就被公司以及政府所控制。甚至国家的地铁系统也被控制，在我和公司对话时向我施加压力。12 月中旬的地铁南北线的轨道故障很大可能就是被政府以及公司操纵，专门针对我的受伤事宜。因为人们通常乘坐新加坡的南北线地铁去公司。公司在新加坡的地址是靠近 Yio Chu Kang 地铁站，一个南北线地铁线沿线的地铁站。地铁系统 SMRT 的总裁以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出来对地铁故障发表讲话。他们那样做很大可能是为了就我的受伤问题向我施加压力。他们也希望我能闭嘴保持沉默。政府和公司很容易由某种利益联系在一起。否则，我真的不能知道为什么公司能知道我的新加坡住址，为什么那么多在我住处周围的人认识我给我施加压力。我刚刚从 2011 年 11 月开始租那间房子，是一个新的地方。非常奇怪。新加坡政府的军队，一些战斗机也不时地在我住处上方的天空上出没，发出非常大的噪音。这可能也是一种警告的信号，让我闭嘴。

当我乘坐地铁在 2011 年 12 月 19 日去公司与公司对话时，地铁上的很多人很可能都被公司以及政府控制。这些人在我去公司的路上给我施加压力。所有被控制的人都是针对我的，就因为我想要说出一些事情。

当我在 2011 年 12 月 19 日上午和公司谈完后，警察也被公司控制。警察给我打电话向我施压，让我对受伤的事宜闭嘴。

因为公司和警察对我施加的压力，我 2011 年 12 月 20 日又去了公司和公司对话。当我在 Yio Chu Kang 和公司对话时，公司派人非法闯入我的房间，偷走了我的一些文件，其中包括一个有我护照信息的文件。他们不想让我离开新加坡。他们想限制我旅行的自由。

如果我继续待在新加坡我将没有任何出路，因为新加坡政府和公司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我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离开新加坡，并且我决定在新加坡之外继续。这也上我现在所做的。

我离开新加坡的那一天真的是非常长的一天。当我整理好行李离开住处时就被严密监视。我先乘坐地铁去定机票。地铁周围的很多人，地铁里面的很多人，可能都被控制，专门来针对我。他们给我施加压力。我乘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可能也被控制。当我抵达机场时，很多机场的人可能都被控制来针对我。他们甚至试图利用几个女人来勾引我。最后，他们在检查我的行李时，利用政府的海关工作人员来给我施加压力。海关人员说我带了一个尖锐的剪刀并且让我签一个记录，而实际上那把剪刀非常小，剪刀的形状是圆的，而且完全不尖锐。他们所有的人都在给我施压，但是并没有得逞。

受伤事宜的时间表:

2009年10月初: 我加入 Kenwood Electronics Technologies (S) Ptd Ltd. 公司位于新加坡的 Yio Chu Kang 地区。公司是 JVC KENWOOD 公司的新加坡子公司。公司的主要经理和主管都是日本人。

2009年10月底: 我受伤了。

.....: 由于公司不断地施压, 我的损伤变得越来越严重。公司给我施加非常大的压力让我闭嘴。

2010年3月: 我离开了 JVC KENWOOD 公司。

2010年7月: 我加入了 TDK-EPC 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 我的第三个雇主。在第三份工作中, 我因伤不能工作。在我做电子硬件测试时, 我需要戴手套。这是精神上的损伤, 但是当时我没有能力意识到。TDK-EPC 公司一定知道我被 JVC KENWOOD 公司弄伤。TDK-EPC 公司一定和 JVC KENWOOD 公司有某种关系, 就像新加坡政府一样。.

2010年9月: 我离开了 TDK-EPC 公司。

2010年10月: 我要求 JVC KENWOOD 公司给我年假的工资, 因为当我 2010年3月离开公司时公司没有给我年假的工资。公司在拖延了好几天之后, 不情愿地给我支付了年假工资。当我去公司拿工资时, 公司进一步给我施加压力。包括公司总裁在内的人给我施加压力。公司给我的年假工资数目不对, 缺少一天的年假工资和一天的病假工资。公司想让我进一步闭口。在支付了年假工资后, 公司故意错误地为我的年假工资缴了两次 CPF (新加坡的公积金), 为了以后联系我让我返款。这是公司为了控制我, 让我对受伤事宜闭嘴而使用的另一个手段。我在 2011年1月回中国后, 公司多次用电子邮件联系我让我返款。对于我的受伤事宜, 公司利用新加坡的 CPF 机构 (一个新加坡政府机构) 来给我施加压力。(就像公司利用新加坡的警察和海关人员给我施加压力一样)。我认为新加坡的政府机构只喜欢钱。这才是新加坡政府的真面目。否则, 对于我的受伤事宜, 真是很难解释为什么新加坡政府机构 (警察, CPF 机构, SMRT 地铁局, 海关, 甚至国家总理) 无原因无条件地和 JVC KENWOOD 公司一个鼻孔出气。我觉得是因为和我相比, JVC KENWOOD 公司能给新加坡政府带来更多的金钱贡献 (比如税收, 公司拥有的新加坡的土地资产, 公司的新加坡大楼等)。当然, 公司肯定能比我为新加坡做更多的“金钱贡献”。

2011年1月初: 我回到了中国, 因为我无法待在新加坡。我无法面对 JVC KENWOOD 公司。我无法面对受到的损伤和过去的工作历史。即便我能找到工作, 我也无法工作。

我在中国待了 9 个多月的时间。这 9 个月非常难熬。我曾经去了趟上海, 为了找回失去的记忆。(上海离杭州很近, 我曾经在杭州生活了 4 年, 拿到了大学文凭) 我依然无法面对所受的损伤以及伤心的过去。原因是由 JVC KENWOOD 公司带来的损伤, 但是因为公司持续给我压力, 让我闭嘴, 我居然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损伤。我的精神状态已经被毁掉了。我曾经想自杀想过两次以上。但是就象我第二封信上说的一样, 我活下来了。我很勇敢。

2011年10月底: 我决定再去新加坡, 寻找原因。这次我找到了原因。我到达新加坡后, 像往常一样依然保持积极的思考, 因为我不敢面对受到的伤害, 不敢和公司对话。我开始在软件编程方面找工作, 而不是硬件测试。我甚至开始找银行方面的工作。大约找工作找了一个月之后, 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不能继续做硬件测试的原因, 硬件测试曾经是我非常热爱的职业领域。我找到了原因。原因是由 JVC KENWOOD 公司导致的伤害, 由于公司不断给我施加压力, 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不敢面对所受到的伤害。受伤之后, 我的梦想实际上已经破灭, 但是由于公司不断施压, 我完全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公司利用了很多手段让我闭嘴, 包括在我离开公司后找新工作的过程中利用其他新加坡的公司来向我施加压力。TDK-EPC 公司的聘书绝对和 JVC KENWOOD 公司有关系, 也绝对和我的受伤事宜有关系。TDK-EPC 公司的聘书是公司采用的另一种手段让我闭嘴。我决定和公司对话。但是时间真是太晚了, 太晚了。

2011年12月9日: 我将我的第一封信“来自 Zhang Ji Liang 的工作场合损伤赔偿要求信”发送给了 JVC KENWOOD 公司。发送之后, 我打电话给新加坡的公司。公司的态度非常消极。我很生气。我决定给公司写第二封信“关于 Zhang Ji Liang 伤害赔偿的第二次请求”

2011年12月12日: 我把第二封信发给公司。发送之后, 我又打电话给公司。公司的态度依然非常消极。

我认为和公司对话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公司完全不在乎。我和公司谈的越多, 我受的伤越多。我不能忍受公司给我带来的伤害, 所以我决定在 **2011年12月19日星期一**去公司一趟。我想再次亲身体验一下这种伤害。公司在星期一的对话中确实又把我毁了一次, 完全毁了一次。他们是怎么样毁我的呢? 给你一个例子。在谈话过程中, 我要去上厕所。上完后, 公司的代表强迫我用水洗手, 而我坚持用湿纸巾清理双手。但是公司代表大声呵斥我, 强迫我用水洗手。另一个例子, 在谈话最后, 我说我和公司没有达成协议时, 公司代表开始威胁我, 不让我离开公司。他站在门口挡着我, 用行为来恐吓我。在早上谈完之后, 我要求更多的时间来考虑, 公司就开始利用新加坡警察来给我施加压力。他们不给我时间喘息。他们将我又毁了一次。

2011年12月20日: 第二天, 星期二, 因为公司, 政府, 以及房东等各方面不断地给我压力, 我又去了趟公司。实际上那天早上我去公司时我的状态已经是被毁的状态。我的精神和意志完全被毁掉了。为了避免受到更多的伤害, 我会做任何我能做的来结束这次对话。公司欺骗我, 要求我签一个道歉信, 并且收回我前两封要求信里说的话。公司欺骗我说只要我签了道歉信, 我就能得到赔偿金。那时我太虚弱了。我完全被公司掌控。我愿意做任何他们要求我做的事情, 因为我想结束谈话。公司代表在谈话过程中甚至拍了视频。但是我现在认为那个视频就是证据。如果那个视频被公开(公司有那个视频, 我没有), 那么世界上的人都会知道 2011年12月20日那天我和公司谈话的那个时候我有多么地绝望, 我的精神状态是多么地不正常。公司提供的道歉信当然是假的。这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我这里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真的。所有的损伤, 所有的事实都是真的。

在我和公司星期二的谈话过程中, 公司甚至非法闯入我住处的房间, 并且偷走了我的文件包括一个有我护照信息的文件。公司一定是和政府或者房东勾结来完成盗窃的。我不知道他们在闯进来时有没有给我下毒药。

2011 年 12 月 21 日：我在整理行李准备回中国时发现了他们的偷盗行为。

2011 年 12 月 22 日：我在早上 7 点之前离开了我的房间，决定离开新加坡。一路上我被严密监视。我遇到了数不清的可能被控制的人，这些人针对我给我施加压力。在地铁上，当我订机票时，当我在机场候机时。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人，包括机场清洁工，出租车司机，机场商店销售人员，机场工作人员，假扮的乘客，一些试图用身体来勾引我的女人。当我离开新加坡的最后一道关口时，新加坡海关人员故意控诉我带了一把小的圆形剪刀，并且强迫我签一个记录。那把剪刀很小，是圆形的，但是海关人员却捏造说剪刀很尖锐。他们都在给我施加压力，就像新加坡警察一样。

我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晚上 9 点左右抵达中国。

现在，我把所有东西写出来，因为我需要捐款和帮助。损伤很严重，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损伤。

请捐赠。谢谢。真诚的感谢。

同时，我的信件提供了一些公司比如 JVC KENWOOD 公司和新加坡政府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能帮你更好地了解那些公司以及新加坡。这些信息能让你认识他们恶心的真面目。

如果你愿意在捐款之外帮我，那么请对 JVC KENWOOD, TDK-EPC, SONY, Toshiba, Panasonic, Hitachi 等公司，以及新加坡采取个人行动。抵制那些日本公司的产品。不要去新加坡旅游、学习或工作。谢谢。

Zhang Ji Liang

2012 年 1 月 6 日